

# 我國第一本

# 放射性藥品學

魏吉恒

問世

中國醫藥學院物理化學  
植物化學教授

本院藥學系第四屆徐勝輝校友在國立清華大學  
同位素館編著完成，已由五洲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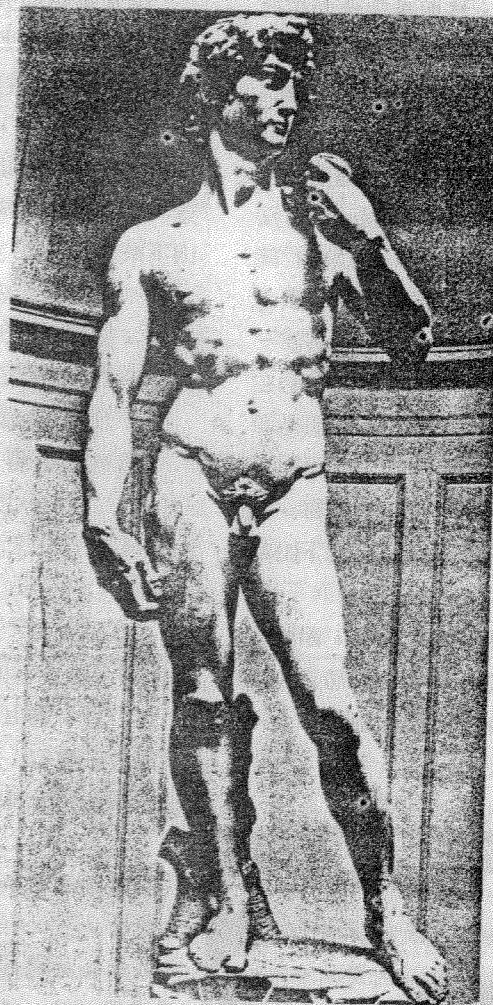
世界上很多國家之藥典均有關於放射性藥品之  
記載，如美國藥典第十八版所列載的放射性藥品  
有：放射性碘化鈉溶液、放射性金膠體溶液、放射  
性銻或鈾溶液、放射性碘標誌的人類血清白蛋白溶  
液、放射性碘標誌的馬尿酸鈉溶液等，又如日本，  
除了另外頒佈放射藥品基準（1962年厚生省頒  
佈）之外，在藥局方第七版中所收載的放射性藥品  
有：放射性碘化鈉溶液、放射性碘所標誌之玫瑰  
紅（Rose - Bengal），131 碘標誌人類血  
清白蛋白（BISA）等溶液、放射性磷及其製劑、  
放射性銻及製劑、放射性金膠體溶液及放射性 60  
銻標誌的維他命 B<sub>12</sub> 等，此外英國、法國均有所謂  
放射性藥品之記載。然而何謂：「放射性藥品」  
，依據英國 Russell J. Bayly 所下之定義認為  
：凡是在生物體（in vivo）或試管（in vitro）  
中作為疾病的治療或診斷用之放射性物質或化  
合均稱之為放射性藥品（Radio-Pharmaceuti-  
cals），它與一般之藥品有著顯著之差異，因  
放射性藥品具有（一）一定之半化期，當放射性逐漸  
衰退其藥效也隨之降低，如其半化期短時其藥效也  
在短時間內消退，（二）一般使用之放射性藥品屬於  
無擔體（carrier-free）者較多，雖然放射性  
強度很高，但其含量却很微量以一般之化學方法來  
定量是不可能，（三）取用方法如不慎時會發生放射線  
傷害，所以在處理放射性藥品時，必須先具備放  
射化學之知識。依照藥典之規定，此類製劑的檢驗  
須作放射性強度之測定，放射化學純度和放射核種  
純度的檢查，至於化學純度則較不被重視，在理論

給淑櫻

# 巨人

藥三

漂泊



正因為感覺自身的「無有」，人類才成為「巨人」，  
雖然只是宇宙穹蒼間渺小的微粒，  
人類却有如立於歌利亞前的「小巨人」——大衛。  
在薛西弗斯荒謬的苦役中日益茁長。

東方現出魚肚白，晨星墜入昏沈濃霧中，  
濛濛白雲自山後升起，如夢似幻地掀起滔天巨  
浪般的雲堆，許許多多的巍峨宮殿直沖雲霄，  
忽而化為一縷微風遁跡而去。夜之后抖落絳滿  
星辰的睡袍，裙邊攪紅了半天雲，潑潑地節節  
逼進，在裙衣輕啓處，驕地，獻出一輪金黃戰  
車，河波瀾與朝霞俱起，頭戴桂冠，手持金矛  
肩背金弓，從東到西，威風凜凜地劃過宇宙。  
從山的那頭橫過紺藍的谷地達到崖邊的眼淚傳  
來今晨第一道曙光，睜眼俯視躺在山下谷底的  
城寨，稀稀疏疏的燈火沿著河的兩岸蛇行而去。  
浴在一夜凝滯濃霧中的樹林在晨光中加速顯  
現其輪廓，晨風習習吹醒大地，在蒼鬱的樹林  
裏掀起一片裡禮讚晨的樂聲。

岩礫，牽牛花、蔓藤沿著坡地糾纏不消，  
昨日上山，一路絆跌，頭埋入牽牛花叢中，淚

水爬滿臉，手僵硬地伸向山巔，炭火般的夕陽  
烙在臉上，竟不及我熱淚滾燙，掩耳奔上山，  
把叫喊、恐嚇拋在身後。狂風在頭頂咆哮盤旋  
不去，樹頂上的鳥巢宛如漂浮在驚濤駭浪中的  
扁舟，不時傳來絕望的叫聲；晚霞拖著火紅的  
尾巴競相飛往夕陽，我朝著落日的地方逕自奔  
向懸崖，跌坐在凌空突起的一塊巖石上，僵硬的  
軀體掩遮不了我粗獷的眼神。

白晝漸逝，玉兔東昇，我整夜把鼻子指著  
一輪明月，像匹孤傲的野狼立在崖邊，眼露兇  
光。月兒自天空傾瀉銀光，大地披蒙一層雪霜  
；看那白雪遍野，我要把它染紅，用血把它染  
紅。

一陣風吹過頭頂，我站起來向內心說：

「你比推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更荒謬（註  
），你把人推上山，他們却要滾下來，壓傷

你，榨乾你最後一滴血液，然而誰能確知在投入這徒勞無功的苦役之前來自何處？又將往何處去呢？這次避開荆棘，下次避開窪地，錯誤在所難免，總要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真理。讓他們流我的血吧，讓他們在我的傷口深處看見自己的靈魂，讓他們在自己的惡中蘇醒，沒有法律便沒有罪，刀若不插在心窩便不能以血為鏡，在鏡中和自己打個對照彰顯靈魂。蛆蟲鑽進我的心房，青苔爬上我的頭頂，櫻花撒落我一身，群山峻嶺沈沈地睡入我胸懷，然而我必在流我血者的子孫中間活過來，哈！善和惡是學生兄弟，一個在前拉，一個在後推，異曲同工地完成這徒勞無功的苦役，是「生」亦勝，是「死」亦勝；趁著黑夜未至，太陽尚未下山趕緊工作。」

註：薛西弗斯為神話中的大力士，因誇大而得罪神，被處罰去做徒勞無功之苦役：推巨石上山，而巨石又復滾落，永不止息。



溪水愉快地歌唱著，迤邐而下；片片白雲於倒映在溪流的藍天裏飛馳；聽那夜鶯鳴嘯，迴蕩山谷，遠樹杜鵑頻頻啼喚，群山起伏的綠條隨著樂聲起舞，枝頭掛滿晶瑩露珠，閃爍著黃金光，花香處處飄，這山路清新如雨後春景，心靈如流觴滿溢，歡樂泉湧。噢！是誰從山下來？雙眉深鎖，喋喋不休地鼓動其三片唇，原來是個兔唇者，我不再閃入旁側的二葉松林裏，像往日碰到心靈枯瘦的神經質者一般；迎上前去吧！別聽凱撒大帝說的：

「我親周圍環繞著肥胖的人，  
肩膀圓溜溜，能通宵熟睡的人，」

——（凱撒大帝、第一場、第二景）

「我見你床上一夜空著，不料却在此處遇到你。」

「找我嗎？」

「不！」他環顧四周，緩緩地說道：

「看！這山上滿佈鵝卵石，此種石子只在濱海地方才有，可見這山和後頭的城鎮在海洋深處躺了幾千萬年，不耐煩翻個身浮了上來。」

「鵝卵石不致於叫你愁眉不展，何事煩惱你？」

「我來尋找一塊上好的大理石，為我的貝德麗采雕像，她死了！」

在這校園裏誰不認識他那貝德麗采呢！那望入靈魂深處的一瞥，正是使浮士德衝口而出：「停！停！你是何等的美啊！」的瞬間，我願取代浮士德以靈魂的毀滅換取這永恆的片刻。貝德麗采、貝德麗采，這當年提昇但丁靈魂的淑女竟也在我鉛灰色的心靈燃起信仰的火炬。深秋的林子裏，脚下枯葉沙沙作響，我盡情地呼吸著這腐朽霉爛令人窒息的空氣，死亡的清涼芬芳深深地沁入肺腑，我還能說什麼呢？大學並不會叫我的心靈稍稍得著安息，只是從一個牢獄跳到另一個牢獄，每天行屍走肉般地在校園裏夢遊，天上的雲氣總凝聚不成一個確切的形象，徒然地加添深秋天空沈重的色彩，這天自層層浮雲中吐出一道白光，也許是一隻有著雪白翅膀的鴿子，或許只是太陽在雲後探

深頭，不，這絕不是幻象，瞧！她鼓翼在樹林裏穿梭，倒像是吸足了氣的白帆，一頭烏黑秀髮在秋風裏舞得狂亂，儘管整個思慮，冥想一齊飛奔過去，肉體却不聽使喚，僵在立著的地方，目光貪婪地吸收著她的一舉一動，勝似沙漠中的植物吸收驟雨帶來的養料。我有了信仰、膜拜的對象，她那深遠的雙眸足以鎮壓住我焦躁不安的靈魂，只消靜靜地駐足在湖邊，便能沈醉在我心湖中的睡蓮所散逸的芳香中，一種令人心平氣和的芬芳，超過目光的神遊，對於我是過於油膩的養料，聖經裏說：「信仰是人類藉著不可證實這個巧妙的藉口，一躍而捉住那未可見者。」然而我的貝德麗采是我白日的雲柱，黑夜的火柱（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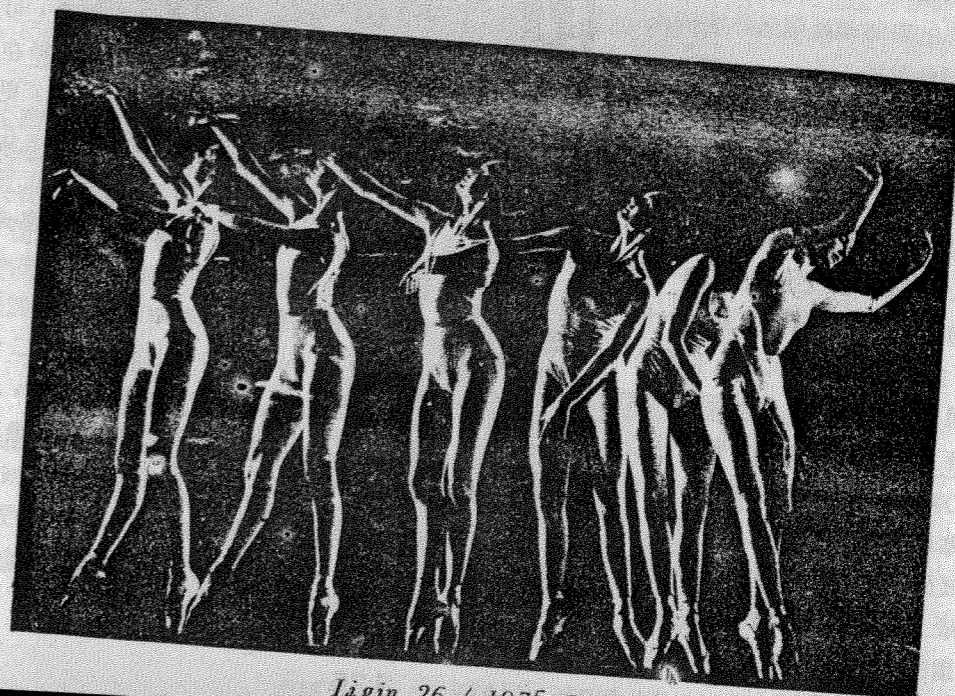
註：摩西帶領以色列百姓逃離埃及，上帝白日以雲柱，黑夜以火柱引導他們。

「你的手要完成何等的工作，把宇宙的奧秘凝聚在石像的雙眸上，不朽的貝德麗采豈能被你笨拙的幾筆所固定？」

「我們這些奔馳於『時軸』上的人類，豈能用生活空間的有限泥土，在內心深處刻成『永恆』的形像，日日飛馳，只怕捏碎的要比塑

成的多；但是，為什麼要磨利審美眼光來折磨自己，讓痛苦如影隨形寸步不離呢；瞧她學拜倫立在懸崖邊迎風狂嘯唯妙唯肖，沿著小河追逐紙船的樣子活像牛津時代的雪萊，你絕對不會懷疑她就是歌德花了幾十年光陰揉合起來的“力”和“愛”的化身，讓她在海灘翩翩起舞滿口拜倫說……，喬治·桑說……又何妨呢？一定要問她：「那麼，你怎麼說？」不可？你從沒想過自己該怎麼說的美麗少女變成一隻美麗的鸚鵡你得意啦！把折騰自己，弄得汚煙瘴氣的各種幽靈一般腦兒地從三片唇裏傾注到這本已夠混亂、夠苦惱的世界又有什麼好處！右手興起的左手毀滅，你這雙粗糙的手捏碎了多少神祇，你讓牠們騎在太陽上飛馳，光榮燦爛，太陽未下山又把牠們一個個地扯下來，折磨我的苦悶對他們是不可瞭解的。」他轉過頭望著谷底升起的縷縷炊煙接著說：

「儘管我往外尋找，最後又回到自己的內心，她的言行並不會使我嘲笑自己的熱情，這喚起生命力的美仍是那麼強烈地震撼我，她那在陽光下散放光芒的臉龐是我夢裏常見的。我豈是無端受苦，全然沒有安慰，回顧踏出的景



色，一個足跡一個淒涼。我背負著人類的創傷一下闖進這世界，大世界竟不認識我，二十幾年來終日以“挫折”，“侮蔑”為糧，奇怪啊！相同的兩片唇為什麼說著不同的語言，我豐盛的愛盡對他們打著啞謎。肉體的障礙在我心靈的發展上是件極大的負擔，我要用各種的努力一層層地像貝殼般，把叫我如許痛苦的沙粒包圍住孕育出光輝燦爛的珍珠來；貝多芬說：「誰若能滲透我的音樂，就能免除折磨世人的痛苦。」然而滲透他的音樂以先，却必須把世間的悲憤一起堆在胸中，雖是沒有安慰的道路，我也不尋求苦膽調和的酒（註）。」

註：馬太二十七章三十四節：

兵丁拿苦膽調和的酒，給耶穌喝。他嘗了就不肯喝。筆者按苦膽調和的酒或可減少受刑人釘十字架的痛苦。

我見他一會兒向自己內心獨自，一會兒又似向無形的陪審團揮拳分訴，陽光在他臉上跳動，扭曲把那副沈思的表情顯露得格外地痛苦。我緩緩地說道：

「我見過許多像你這類的人，慾望被痛苦磨練得愈發銳利，竟要用上常人雙倍的力才能駕馭自己，就是從慾望那裏逃出來的方式也劇烈，以一種強烈的感情代替另一種強烈的感情，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能從這陷阱逃脫的人並不多，一朝你得勢竟像莎士比亞筆下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般，要從我最靠近心窩處割取一磅肉我也不以為怪，然而，你却是漏網之魚。」回受放逐於普遍之外的感覺騷動了我的情緒，蘊釀多日的黑雲，承載不了過重的水份，如今遇上這峻烈的



冷風，正欲發作，他突然插上……

「願我有不使用權利的意志，我既然排斥一切的『權模』，為何我又要成為一些人的『權模』呢？」

為什麼不讓火光在你這殉道者的臉上顯出榮耀。

為什麼不加入虔誠的行列，讓讚美聲讚成催眠曲誘你靈魂入睡？

為什麼不尋找『權模』來涼涼腳底，省去許多奔波？

為什麼不擲取地位，利用它來替肉體尋求舒適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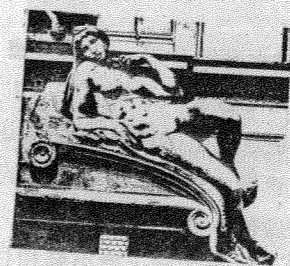
但是，我若沒有更大的慾望，便要叫衝動帶到不知名的曠野去，贏得數不盡的勳章和榮譽！我藐視貧血的幸福。」從他傷口的深處我

老見了這類孤傲的靈魂，許許多多的人被一股污濁的空氣壓迫得直不起腰來，終生在陰溝裏爬，在人們一窩風地往「群眾」裏鑽時，他却毅然決然地走出「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城門（註），沒有羅得之妻的留戀，頭也不回地掙扎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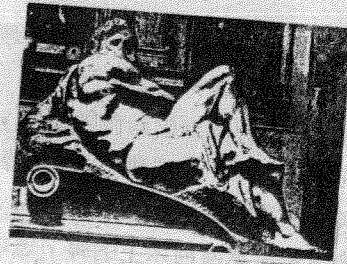
眼神冷漠但有感覺，憤怒的靈魂被困在肉體的角落裏無語咆哮，立於超然的地位不斷地批評，可是却決不加入，有點像布拉姆斯在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中的表現，更似尼采的查拉圖斯屈拉如是說，在我看來真正的理由一部份是像拿破崙猛烈炮火下，掩耳躲在地窖裏的貝多芬，在保護他的「耳朵」呢！我望著他緩緩地說：

註：創世紀十九章二十四節：

當時耶和華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和華那裏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兩城，把那些城和全平原並城裏所有的居民，連地上生長的都毀滅了。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一看，就變成了一根鹽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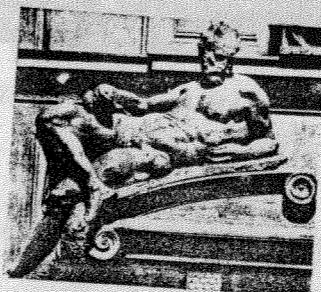
黎明 黃昏



「個性孤獨如影隨形，然而你並不孤獨，歷史上最尊貴的一群和你站在一起，彼此雖然沒有聯繫，默默地在時間走廊上行走，但是他們之間的環堅牢地一個接一個連綿不絕，這正是羅曼羅蘭所稱的『英雄的種族』，你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雖獨自踽踽而行，足聲必在後繼者心中激起無數回響。我們一生的奮鬥是對人生的虛空的掙扎，詩般的生命在自然和超自然的諧和中浮起，像泡沫般寂靜無聲地幻滅，想像力固然能把你從時軸上提昇而包容歷史的前和後，但是你必須在人群深淵中保持生機，縱然擁抱現代文明如擁抱妓女般的乏味，你又能逃往何處？易卜生說：『在藝術中應該堅定把持住的，不只是那天生的稟賦，更有那充實人生而使人生富於意義的熱情和痛苦。否則你就無法創造，只能寫些書罷了。』」

「生命是件沈重的工作；如果我有勇氣面對空虛，還有什麼東西可怕；我不承認恐懼的威勢，它比我腳下踐踏的泥土更卑賤。除非是

「白晝」是一個男性，體格壯碩有力，但是並不自由，它上身的異常扭曲與手臂的緊張姿態，再度反映出米蓋基維想像中囚徒的桎梏。在「黃昏」中，男子比較安靜地躺著。他求生的掙扎已經緩和了，耐性地等待夜的來到。「夜」是睡眠，但是常有惡夢的來襲，這是從古老的裂齒貓頭鷹與可怕的面具中可以預會。繼夜而來的必然是黎明白晝，秋黃昏又來了，多少世紀飛逝，最後又覺醒了，最後的冬季到了，人與世界的終點到了。



白晝 黑夜



我的一切努力不只是爲自己的人格、理想，更是爲了人性中優秀的德性而奮鬥。

維持我的生命的只是一股創作的衝動，這或能洗刷我的傷痕於萬一，唯獨不斷地被剝奪是我創作的來源，真淒涼！

人啊！你這走在冰凍河床上的腳，怎能體會出在冰層底下奔馳的激流，這湧自內心深處的激流，熱淚匯成的激流。你雖然傷透了我的心，一再叫我失望，我還是愛你。

我有種直覺，腳步聲近了，命運正加速顯現它的意義；我可以面對面地和它晤談，像舊約時代的亞伯拉罕和上帝般，只是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斷地對調。我爲我血管中奔馳的血液感到自豪；它在困難中表現出傑出的結構和優良的遺傳，以及令我驚訝的自癒能力。了解我啊，朋友！我感覺生命中的黎明近了。

躲進音樂的旋律中嘻笑怒罵，讓他們尋也尋不著；放出嘲諷的小丑滿足他們的優越感，讓他們在自己的愚蠢、污穢中取樂；耐心地讓他們誤會，好像在音樂中的絕妙部份休止符一般，耐心地數著拍子，等待，等待……；在城門口，我忖度著他們衰弱的胃口，掛上一小塊肉，讓他們淹在自己的唾液裏；從他們做愛的床下抽出燈火像把太陽趕出地洞一般；剩下的，我讓過剩的生命力慫恿所有的精靈作樂，搖響全地各個角落大大小小的鐘鈴，直到他們耳殼發痛。」

「昨日傍晚，夕陽染紅半天雲，河水望著前方莊嚴、肅穆、和平地流去，在河海交接處泛起耀眼光。淚水爬滿臉頰，咬緊牙根，嚙下無限凄梗，那裏飄來的話呢？

『……我沒有死，我只改換了住處；我在你心中常住，你這見到我而哭著的人。

被愛者化身爲愛人的靈魂。』

—(約翰克利斯多夫)

是的，她沒有死，活在我內心深處不受狂風暴雨侵襲的地方。我低頭看著浸在通紅河水裏的雙手，不禁嘆道：『你手舊血未乾新血又染上，何時了。』河水由通紅轉黑，揮別日夜呼嘯的海洋，朝山上走去；驟雨沖刷城鎮，急

急地穿過兩旁的住屋，揮拳叫嘯：『我必從天上乘著閃電挾著風暴鞭擊你。』但是，現在我頗爲寫在水波上的詩歌，環繞山谷低唱，吸收兩岸的精華，往下流過逼迫我的城鎮，讓人們從我的痛苦中汲取歡樂。」

這兇唇者的臉上露出祥和且堅決的表情，於是我說：

「讓我們立個約，走入群眾。」

於是兩人手挽著手，踏著舞蹈的步伐沒入人群裏。



# 殘 痕 . . . . .

請別再迴避我，請不要見了我就把頭甩到另一邊，我並不願意再用那種沒有完整的眼光逼你，我想那會使我們更加狼狽，更加尷尬……

無須再解釋，我知道陽光不能透過數層幽暗的圍牆，然在黑暗中，你的眸子時時泛起了「抽象」的憂怨，但你是知道的，我不懂得抽象，雖然我曾努力的去探求，但那種無涯的境界，畢竟離我太遙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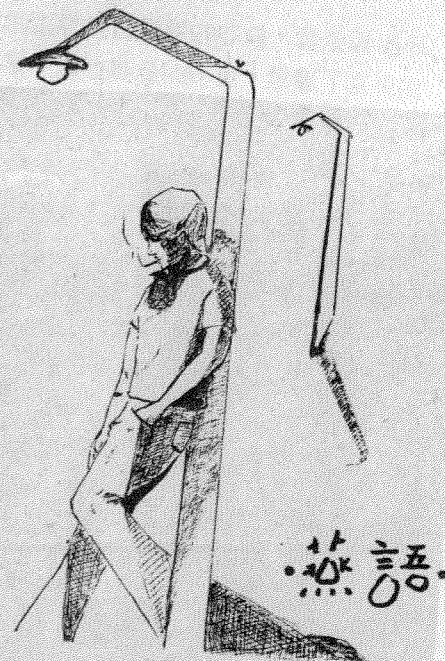
海浪有力的擊在岩石上，風，瘋狂地吹亂了我們的頭髮。

那次一當海鷗低低的掠過海面，妳望着那濺在沙灘上的浪花嘆道：「人生，浪來，浪去，留下些什麼？」妳總是多愁善感的。那時，我只得以一個「鬥士」的口吻向你說道：「人生，就像在沙灘上的頑重與浪花一樣，足跡的出現，隱去，出現，隱去……是場無休無止的戰鬥……」

現在海鷗又掠過了，浪花已濺濕了我們的衣裳，而我只知道，你是不會開口的，因爲我們的心靈都麻痺了，蒼老了。

當玫瑰花盛開的時候，妳總會像唸「葬花詞」一般的憐惜而傷感的嘆道：「可憐的花兒，在它放出輝煌的光彩後，又黯然的落下。」

現在，玫瑰花又開了，而妳却走了，站在花前，風疲憊的吹拂我蒼老的面頰。妳還只是一朵含苞待放的小花，却已在我心中凋落……



燕語

「去聽命運吧！命運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在冥冥中控制了人的感情和理智，控制了人一切必須走的路！」在見最後一面時，妳冷靜的說，但我聽得出妳正控制著自己的感情，因爲妳的聲音是黯啞的。

「命運是人造的，人應支配命運，不應依賴命運，人本能有「創造」的最大機靈。」我語氣出奇的冷靜，但我知道，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然而現在，我不得不相信命運，因爲我們一切無法解釋的，只有用「命運」去掩飾它。

世界一分一秒的變著，而人們也一分一秒的在改變著，也許都是「成長」。人的成長本來就要失落一些東西，就像樹木多一圈的年輪必定要掉下一定的葉子一樣，而妳就像一片飄零的葉子，在我心中投下了暗淡底感影，生命蛀蝕的嚼食聲蒼老了我的心，倔強的唇角，載不住沉重的哀傷！啊！是什麼阻擋了我的視線，晶晶瑩瑩的！

抑住滿腹的激動，我還是囁嚅的揮下淚水，不是嗎？我們怎可停留在人生刪節號上的逗點呢？